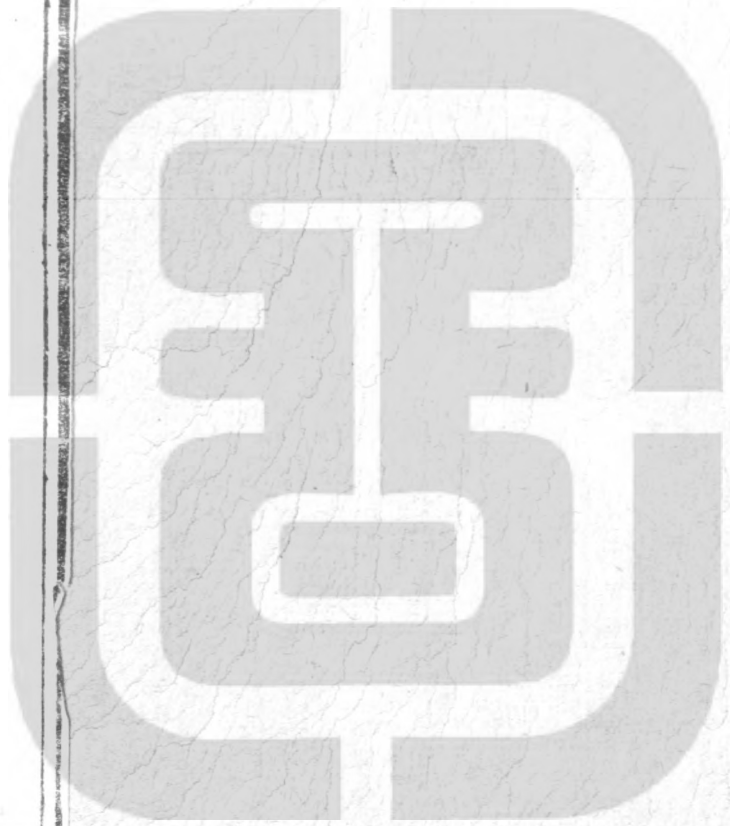


會
心
編

射
集



會心編卷之三

射集

三之一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也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其誠通如此

魯虞公與楚人戰酣勝負未分日將頹虞公揮戈向日祝令反馭須臾日為退三舍復力戰遂大勝楚衛先生趙人也趙與秦構兵秦兵百萬壓長平而陣

趙恐甚計不知所出衛先生於是老矣平原君力請
畫計策務在堅壁無動老秦師出奇兵絕其餉道則
秦人必走其夜太白食昂昂秦分也秦人疑之果敗
而還

周申喜少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而悲之動于顏色
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曰何故而乞與之
語則其母也秦人論之曰父母之於子一體而兩分
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樹木之有根心也雖
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疾痛相救憂思相感生而相
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志而應乎心

兩精相感豈待言哉

荆軻感燕太子丹之誼為求燕督亢地圖樊將軍頭
衛夫人匕首入秦歆生劫秦王取連衡契約將發至
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太子以為言軻怒
髮上指冠目眦盡張曰本所以留者意欲有所俱以
共成大事耳遂發易水上義不反顧白虹為之貫日
燕人畏之

漢書楊雄悲屈原不容于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
感憤流涕

南陽宗原卿少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

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不差日月咸預感通

阮孝緒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在家忽被疾急兄弟欲召孝緒歸侍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無何緒果心動而返若合符契

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拜迎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為失信於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魏朱循之守滑臺為安頡所圍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哭謂家人曰我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忽如此兒必沒矣報至是日循之果為頡擒

王恢鄱陽人鎮蜀日所生母費太妃不豫恢未之知一夕忽夢母病在床身還侍湯藥及覺憂惶涕泣至廢寢食俄而都信至云太妃方病劇念恢甚今已瘳恢即日拜表辭歸養

張志寬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故寬曰母常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為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

閻敞字子張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即君無疑

司馬溫公居西京有所乘馬欲賣之謂老兵曰此馬夏來有肺病有買者須先語之令淨善相視兵笑公太老實過

張益州問李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李君行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遞款先到京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賈黯及第歸鄧州范文正為守賈請曰黯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維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奉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于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溫公云年五六歲美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
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
光謬曰自脫也先公適知而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
光自是不敢謾語

陳文惠公知開封府公謂以治煩之術任威擊強盡
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
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而
諭之曰尹以惡人待汝汝恐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
夜無一人犯法者

三之二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
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
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
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
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
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袁崧書記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金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紀綱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魚復足惜耶

張知嘗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鳴鼓集諸生檢索得其金公不認曰此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夫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資衣食如數與之既去復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陳重舉孝廉在卽署有同署卽負息錢數十萬債主
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已錢代還卽後覺知辭謝
圖報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范元琰居嘗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
改容正色嘗有人涉溝盜其林筭元琰伐木為橋以
度之盜者大慚不復來

孔寺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
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
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為製
橋盜慚不復渡

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事戒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也唯食老葉

而已

白敏中在卽署未有知者唯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
然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為酒餼會省
閣諸公宴適賀叛真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
真與敏中同年投書叙灞遊之困敏中嘆曰士窮達
當有時命苟以俛仰取容未足發吾身且豈有美饌
上邀豪貴而遺故人者遂召真先宴及朝客未聞之

罷去衛公云此乃古人所為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
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拮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
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柰何
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
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
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
賜質厚矣聞者嘆服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
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
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
惡一不得言

王均李順之亂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公
知益州卑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及公再
知益州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中櫛由是官
屬稍稍置姬妾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
女也

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

帶平章事例當詣謝二公有空踈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後成
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

种古因誣純仁停任純仁薦為永興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他如鄧綰蘓轍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明道始至江寧見人持竿道傍以唼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蓄禽鳥不嚴而行

紹聖以黨論伊川放歸田里謝良佐曰是行也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張戩子厚弟也登進士調峽州閬縣知金堂誠心愛人既去而人思之

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每答曰為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水流漬床下不敢欺顧所欲何如宅終不售

會心錄卷三
梁明山賓因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
曰此牛經患漏蹄療瘥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
買者遽追取錢

陳策者南城人也嘗買騾得不受鞍者不忍移之他
人命養於野以自斃其子與猾馱計因過往官人喪
馬即磨破騾背以銜賈之既售矣策聞自追及告以
不堪官人疑其愛也策請試以鞍亢亢終日不得被
始謝還焉

危整買鮑魚市馱舞秤權陰厚整魚魚人去馱請曰
公買止若干斤已為公密倍入之願畀我酒整驕追
魚人數里及之酬以值又飲馱醇酒曰汝所欲酒而
已何欺寒人為

曾叔卿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從之
併售者叔卿已納價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效
公前謀爾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
以行今豈可不告以誤君子遂不復與售

三之三

公儀潛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
子思曰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
謀雖疏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

會心錄卷三
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
喻君之庭且臣不佞必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
節之士潛終身不屈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
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
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
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梁伯鸞鴻自少孤介常獨止不與人同食詣太學受
業比舍生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
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而炊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
欲奏誅雋益勲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勲
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誣哉終辭不
受

曹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使
左右諭意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顧吾兄弟剖心腹
相信自矢終始不相背負所以久留者欲得尺寸報
効曹公乃去耳

魏常林家貧非其力不取于人帶經耕鋤其妻餽餉

會心錄卷三
十一
雖田野相敬如賓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
或謂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公自欲敦長幼之
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踈
踏

王導名位隆重論者以為百僚宜降禮太常馮懷以
問顏含含曰王公雖貴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
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倭于我我豈有邪德乎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
無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
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
也

徐積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
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
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楊國忠為右相公卿以下願指氣使或勸陝郡進士
張彖謁國忠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
山吾以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
遂隱居嵩山

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謂良貴曰旦

夕相引入西省貴正色曰親老方欲乞外西省官非
貴可為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
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
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
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激天怒
也不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者邪

王沂公曾當國未嘗提拔一人范公乘閒諷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沂公曰司諫
不思邪恩自已出怨將誰歸文正惘然曰真宰相也

當路欲薦明道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
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歐陽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范起為環慶帥辟
公掌戕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
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孫抃薦唐介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
人相識曰抃豈求識面臺官

曾鞏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
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吝所以不及
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

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領之

陳恭公素不喜歐文忠其知陳州時歐常過之拒不見後歐作學士陳為首揆遂不相謁已陳出知亳州公當草制臣為必不得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譙喜曰即知已不能道因錄寄門客季郎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呂原明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

求知也

永州命下范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童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忽覆左右扶公出衣盡濕顧語子曰此豈童惇之為哉

傳堯俞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為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進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傳堯俞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

會心錄卷三
十四
入相首改免後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

三之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陳平陽武人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第五倫奉公守節介然有義行或曰公亦有私乎公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又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起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可謂無私乎固知人無私心最難

裴均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判官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故傷朝廷之公他日有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不可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

曾心錄卷三
三
賍太守為設酒陳平生之好甚懽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蘓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與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
境服其無私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鈔錢
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耳白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
此於人也

山濤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申款昵
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
焉
或人云九處事要無心伊川先生曰說道要無心便
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蘇頌曰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
乃天道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

歐陽脩云吾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耳

三之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
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已

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
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
狀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
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
人人則敝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
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
受孔子曰參之言可以全其節矣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
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
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
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富盡於此矣客出宣子
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
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所寶者也
馬援為伏波將軍南擊交趾至浪泊與賊戰斬徵側
勞饗軍士謂官屬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

致求羸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海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歆如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歆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大厚乎

漢仲長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歆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歆卜居清曠以樂其志

符融字偉明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歆潁川張元祖來存融推所乘羸車牛馬歆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塋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終云

蜀人羅冲問嚴君平何以不仕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謬矣君平曰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餘錢嘗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且益我

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冲大慚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延請不能屈乃
就候之公釋耕隴畝之上妻子耘於前表曰先生若
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
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
所遺也

何驃騎之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
予第五之名何必咸驃騎

齊顧權素正直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
孝經權令取仲尼居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
人問故權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梁竦烏氏人坐事徙九貞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
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後詔還本郡閣門自
養以經籍為娛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
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
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王沂公初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第一中山劉子儀
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
公正色曰曾平生所志不在温飽

范鎮劾王安石落職去蘓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

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獨享其名吾何心哉范文正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誰獨阻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輩遵吾言毋以為慮

黃魯直曰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荒然疲後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際今覩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三之六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嚼棗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棗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菰有六而棗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蔬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
為妨義故不敢以先于宗廟之盛也

孫叔敖為楚令尹吏民皆賀有老父獨來吊曰身貴
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
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
敢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

袁紹辟鄭玄及去饒之城東款玄必醉會者三百餘
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溫克
之容終日無怠

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為司空班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踧踖不寧帝問其
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管寧避亂遼海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
榻上當兩膝處皆穿嘗泛海舟將覆自首過曰吾嘗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在此

會心錄卷三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龍
令妻還

南齊劉璉兄璉夜隔壁呼進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
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
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
而令他邦稱彼之傑深用為愧

宇文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
冊識其首曰晝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

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

呂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膺性甚恭慎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筋常醉
後取一椀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邵康節於百原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
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深夜不怠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帝不敢
告者不為也

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
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則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乃快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視不敢

溫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又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統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

三之七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宥坐之器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歌中則正滿則覆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歌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

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
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
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慙負薪先
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子曰予
道不行邪使汝以是願也故子路終身緼袍不耻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
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

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
言歸者死顏蠲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
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
之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蘓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

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

齊盧蒲嫫惡子尾子雅之為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

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田盧蒲嫫見

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為矣公曰諾歸告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兆燕嗚呼輕言召禍盧蒲癸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鄙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馱之其君矣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樓四望三面皆暘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陳平常言已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為設醴及子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等強起

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先生所以禮臣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李廣與望氣王朔為隴西守羗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漢朱博為相臨拜受策有大轂如鍾鳴上問楊雄雄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轂後博坐事自殺

虞詡臨終謂其子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其中何能無不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

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
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
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面回看驛初不應之半日奕
去始復坐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足無
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後何憂周嵩起長跪
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
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狠抗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請禱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
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
耳子敬初娶郝曇女後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

令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

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間居命言厭厭不
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驚嗜慾蠱惑
之事寧知終死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
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
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壑無所
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

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子弟事盛
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
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
奄忽雖婕妤好聞此不少遣手

獨異記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群書衆史夢一人謂
之曰我心神也君使我太苦今辭君去矣俄而廣卒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
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
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
之緘口戒之哉

宣和間萃山有盜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頭如
小兒時一吮母乳死無所恨母與之乳盜啣斷乳頭
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
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
異哉古語教子嬰孩不虛也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巡與潮有舊巡使郎
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
六矢而不動潮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
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
幾出戰賊乃夜遁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爾

陸務觀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槁死不

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天東野窮玉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過其門必謳歌當鑪劉乃以萬錢益其貲日取胡餅以償後過之寂不聞聲劉恠問之對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麓不暇唱渭城矣錢之為累如此

宋大觀中有葛蘓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蘓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蘓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耳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

會心錄卷三
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禪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

朱文公先生因啜茶而言凡物食之其者過後必酸苦者必其茶本苦而能其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樂禮而後和苦而其之類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其也婦子嘻嘻終吝其而酸也

黃涪翁云壁書覆詭裂史粘窻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寘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

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自去年得罪下獄私意不免既幸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煎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

劉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衡岳紫蓋峯下從市人丐得錢則易鹽酪以歸盡則更丐偶富人貽之布袍劉時服之越數日衣褐如故問之曰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歸寢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以出則心繫之衣以出歸寢必牢關以備盜日夜營營不能自在偶衣

會心錄卷三
至市忽悟以一袍故令方寸如此可笑也今脫與人
去吾心遂復坦然

素問云人有胎病得之在母腹時朱子言人亦有氣
質之病曾見一醫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
治氣質之病其胎病歟吾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而
已固不當以胎病自諉

程子言司馬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
旦不寐可謂良自苦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
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三更常有人喚醒也

陳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無此好茂叔曰
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
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
未也

伊川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曰有是
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曰願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
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桺枝進曰
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三之八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聲甚悲弟子有吒者問誰曰回
也曰回何為吒曰今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

會心錄卷三
哭生離曰何以知之曰似完山之鳥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反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白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而弗可振也故天殃宜加其廟公曰何不殃其身孔子曰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報曰所災者釐王廟

也景公驚拜服其聖智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不及二年而亡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忘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怨而階亂何以在倖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明之其可
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者必顯也

吳祐陳留人有知人之明舉孝廉入太學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馬瑗兄子壻王磐王莽從兄莽敗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遊京師與司空朱浮者友善瑗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不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矣後歲餘磐果坐司隸蘓鄴等事相連死初范滂等非詰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淨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昔戰國時處士

會心錄卷三
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
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間自同庸人後二十年滂等
果有黨錮之禍蟠獨超然免于評論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其往候
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
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
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
守

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為
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
然將失之矣

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
大本水一盃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之
良久曰水者欲吾清也拔薤大本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

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
坐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其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
鷄為饌林宗意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交傅嘏而嘏終不許諸人乃
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士虛心
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致隙二賢
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庶頗也傳曰夏侯
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
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
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之三
賢皆敗德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
如嘏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朝議遣玄北討人
間頗有異同唯超曰是必濟事嘗共在桓宣武府見
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
立勲

王夷甫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
羊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
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亂
化者必此人也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
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騫所識

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

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
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
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
不乖乎殷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
寇之任不為不仁

荀粲字奉倩潁川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
議各知名當世粲談尚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
糠粃能言者不能屈

王輔嗣弼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
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訓以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恒訓
其所不足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
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
圓者

或謂殷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
曰官本臭腐故將涖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
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

晉常忠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裴頠慕而造之托行
不見頠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
曰吾淡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
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
邪裴常有心想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
尾閭而窺沃焦哉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
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
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
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淅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唐張昌齡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郎王師
旦黜之及奏第無二人名太宗詰之旦曰二人雖有
辭華然其體輕薄終非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
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裴行儉善知人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
王之才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如教等雖
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之器哉炯頗沉默可至
令長餘子碌碌恐不得其死

裴度以蔡人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為重器處士丁重能閤人觀于琮謂路叢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貯貯尚空其半安得不足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常宙常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王晉公祐初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漕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公素知其必貴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賀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

會八編卷三
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黜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黜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惧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廩祿所拘管耳賈為之嘆服

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此老敗壞至此若宴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賈似道母憂再起馬廷鸞病亟早退禍福亦可

驗矣

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常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耶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陸象山謂人曰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也曾布為尚書僕射弟翰林學士曾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羽翊正道以杜敦卞復起之萌異時二人雖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淺慮布不能從

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
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不
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
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地氣自
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鵠來巢氣使之
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痛瘴癘之類北人
皆苦之矣至熙寧初果驗

季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
必得薦以冠多士及致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
遂以為魁既拆號非是悵然久之出院以詩送薦有
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

三之九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
乃投壁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恠意

劉寬為太尉性甚溫簡夫人欲試寬令奴伺當朝裝
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
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孟敏嘗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

曰旣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遂薦其賢良

魏軍至費禕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

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

辦賊禕行賊遂退

陳蕃年十五嘗閉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

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

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

奇之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脩吊既

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吊不進而去林宗遽

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

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山濤無所標明淳淺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稱謂而服其偉量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

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

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王烈少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請曰刑戮

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入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問其姓名乃向盜牛者也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餼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宗慤設粟飯菜藟謂客曰宗慤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及為豫州業為長史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碁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拍掌血流沾禠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婁師德性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

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則乾當笑而受
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內外官
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
下其人顏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稚量改注曰
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中上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
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
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
陽城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

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印度命張筵舉坐不曉其故
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
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
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呂公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
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
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
問之何損時皆服其稚量

寇準數短王旦于上而旦專稱準賢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李沆為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跣踏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

富弼少時有罵之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

馮當世孫和叔呂誨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王公旦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忽自外入見酒流滿

會心錄卷三
地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復
為善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
書若在齋閣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三之十

顏觸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為君子
也願請受為弟子觸曰至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
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
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
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納履而
去君子曰觸知足矣終身不辱

漢疏廣疏受並為元帝師傅居五歲廣謂受曰知足
耳辱知止不殆即日移病稱篤上加賜黃金百斤廣
歸日令家人具酒食請族人故舊相娛樂或勸買田
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顧自有舊田廬令勤力
其中足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怠惰
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
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

饗其賜以盡吾日不亦可乎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其厭臣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韋表微授監察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爭少年場中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得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陶靖節云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櫻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家人勸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

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

朱公者豫章松湖鎮人性質直不欺所居臨小蜀江許真君每渡江謁師謀母廟必止朱公家朱公知為異人始終禮敬如一將飛昇語朱曰無以謝公以糶米七粒投朱井中盡成醴酒後真君復過問酒美乎曰美第沽不行耳真君為畫松于墻屏有鶴能上下飛舞遠近來觀者沽酒甚衆朱氏以富真君復過曰酒行乎曰行第猪之糟耳真君乃題曰天高不高人

心轉高井水作酒又道無糟以筆鈎所畫松一夕雷雨松壁傾入湖中

東坡云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湏底物而乃更貪耶乃作四句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菘生兒芥有孫我與爾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余故題其廬曰安蔬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初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棄

會心錄卷三

吳



